

序言：重要歷史時刻的一點見證

以下是在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寫的一篇短文，題目是〈覺醒〉，就以此文引
入這本書的〈序言〉：

狄更斯小說《雙城記》開頭寫道：「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
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任的時代，那是懷疑的時代；那是
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之春，那是絕望之冬；我們應有盡
有，我們一無所有；我們直奔天堂，我們直奔地獄……」。這難道不也是香港
今日的寫照嗎？

許多人懷念港英時代，說那是最好的時代；許多人說現在禮崩樂壞，飽受
經濟政治社會民生侵凌，除享特權利益的人，大家都說這是最壞的時代。過去
香港人享有的自由法治人權，是英國人帶來的，我們沒有經過抗爭就得到，因

此當主權易手後，也以為真的有恩賜的五十年不變，而終於落到今日的境地：愚蠢、懷疑、黑暗、絕望、一無所有……。於是抗爭來了。抗爭的時代，也就是覺醒的時代。路漫長，但有覺醒就有希望，有抗爭就有未來。不再求取恩賜的民主和恩賜的不變，一切要自立自主取得——這是最好的時代。

剛過去的二〇一四年是香港歷史的重要時刻。我們經歷的就是以上所說的時代，只不過先讓人慨嘆的是「最壞的時代」，然後才讓人看到雖然有點渺茫但卻堅實的「最好的時代」。我在過去一年將主要精力投放在每週兩篇的《蘋果日報》社評中，可以說緊貼着香港的時代脈搏。把這些文章匯集，與其說是時代的記錄，不如說是我對這一年的每一進程的評說。耆老之年，精力所限，已不能呼嘯於街頭，只能盡點筆墨的綿力，但對個人來說，至少是我的寫作生涯的重要記錄。

約略將這一年的文章分類。社會思潮是走向獨立自主的人格，我的許多文章都圍繞這主軸，把年前講清華精神的放第一篇，組成「獨立人格的待望」這一章。延續之前的墮落，香港社會在这一年繼續着「社會文明之沉淪」，體現了最壞的時代。而最讓關心香港的族群揪心的，是「價值系統的崩壞」，一些文章就着這個主旨作論列，並提出警醒與呼籲。社會的全年政治話題，無疑是至今仍然在糾纏的普選爭議，我一

直對這問題關注並作即時評論，有些題目現在來看有點過時，但亦有自認為對日後發展還具參考意義的十數篇，組成「經年爭議繫普選」這一章。最後，是給香港帶來希望的年輕人的奮起，帶動整個社會，掀起長達兩個月並還在延續的社會運動，呼喚着我老驥伏櫪的熱情，緊貼有關事態的發展作評析，展望「鳳凰浴火待新生」，並由此而感覺到這是香港「最好的時代」。

香港在重要的歷史時刻，香港在十字路口，香港的社會、政治等待着下一代登場。作為有六十年寫作生涯的政論寫作者，躬逢這樣的時代，留下這本書，是對自己一生的一點重要見證。

目錄

獨立人格的待望

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 /	/	
沒有比獨立人格更重要了 /	/	14
人人爭着變犀牛的社會 /	/	
自由的秘密是勇氣 /	/	25
自由意志的力量勝強權 /	/	
抱持自由而獨特的靈魂 /	/	22
民主的思想火種 /	/	18
集體意志對個人意志的騎劫 /	/	33
權力公有與權力私有的對決 /	/	29
40	37	

序言：重要歷史時刻的一點見證 / 3

放下愛恨交纏的包袱 /	48
第一個念頭就是保住香港 /	52
政治思維應有所增長 /	56
要是判斷的權力在別人手裏	
光明與黑暗，你站在哪一邊 /	
統獨的不同語境 /	67
香港民主意識的成長 /	71
愛鄉愛台愛港與愛國 /	75
為什麼要由別人決定我們未來 /	
香港民主意識的成長 /	64
愛鄉愛台愛港與愛國 /	60
為什麼要由別人決定我們未來 /	

社會文明的沉淪

終院裁決挑動港中矛盾 /	84
社會福利既非人權亦非慈善事業	
誰可以保護香港人權益？ /	92
甚麼事把人逼瘋了 /	96
中國、中國人和香港人的城市 /	99
	88

切勿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	103
香港人守護優質文化的抗爭 /	106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三十年變遷 /	106

我們不抱希望，我們永不放棄 /	114
再要包容，香港人也要淪為動物了 /	118
堅持做文明的Hongkonger /	121
新界東北關係一國兩制存亡 /	125
世界上有兩個香港 /	128
正是因為快要守不下去了 /	132

價值系統的崩壞

惡客只揀在香港鬧事 /	138
當失去了表達自由的權利 /	141
「禍不空生自有招」的啟示 /	144
當我們信奉了豬的生活原則 /	148
黑社會主義發出的警號 /	151

反中亂港與愛國愛港的現實含意 / /

這世代的任務是阻止社會的崩解 /

全面滑向三流人才管治 / 162

「愛國」是實施權大於法的符咒 /

異議是愛港的最高形式 / 170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歷史啟示 /

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呀 / 177

「依法施政」是怎麼回事 /

「法治」和「法制」的分野 / 181

《中英聯合聲明》失效論 / 185

財聚人散和財散人聚 / 193

189

198

198

198

198

198

198

198

不能讓市民成為橡皮圖章 /

認真考慮「爭取不到，不如拉倒」 /

殷羨太陽花，不要淪為豆腐花 /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204

鳳凰浴火待新生

不可讓八十五歲為十七歲定義一切 /

死亡與重生的交會時刻 / 253

青年學生奮起給香港帶來希望 / 257

250

經年爭議繫普選

非暴力抗爭絕非弱者行為 /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208

獨立人格的待望

罷課表現年輕人對極權不服從	/	
夢想總有一天會成真	/	264
香港來到最重要的歷史時刻	/	
原來這麼愛屬於自己的地方	/	
世界上沒有任何社會運動不擾民	/	
抗爭者和警察的共同敵人	/	280
命運自主是最起碼的人性需求	/	
這不是完結，而是一個開始	/	
誘之以利，太小看年輕人了	/	
今天，香港人自己創設文明	/	
衝擊非絕不可取，讓步是一種能力	/	
後佔領時代的香港年輕人	/	300
組織人鏈爭普選大行動	/	303
雨傘運動向港人提出的迫切問題	/	294
	/	290
	/	287
	/	283
	/	276
	/	272
	/	268
	/	261

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

二〇一一年北京舉行清華百年校慶大會，九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六人出席。清華以理工科而全國知名，在中共建政前培養了一些頂尖科學家，但更知名的就是在中共建政後培養了最多官員，胡錦濤、吳邦國、習近平都是清華大學校友，故有「滿清王朝北大荒」（北大荒原指黑龍江省北部荒原）之說。當清華百年校慶宣傳文字中擺出四九年後清華校友輝煌的黨政人脈時，有網友說：「我怎麼感覺不是清華，而是中央黨校啊！」在大陸媒體對清華百年大唱讚歌之際，一位在清華新聞與傳播學院念大三的少女作家蔣方舟，在她的博客寫了一篇〈給清華大學的一封信〉，信中她說：

大一、大二的時候，我喜歡拽着人聊政治。當然，大部份情況是我支離破碎地複述着我在網上看到、飯局上聽到的隻言片語，駭人聽聞。我的同學們總是左顧右盼坐立難安，一副盼着人把他們解救走的樣子，實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國就是這樣的。」我那時還覺得奇怪，二十出頭正是對政治敏感的時

期，可他們是如此漠然或畏葸。那時，常常湧到我嘴邊的話是：「你們到底在怕甚麼？」現在我發現，他們並不是漠然，而是自動維護着政府——彷彿維護着自己將要繼承的遺產。

信的末段，她寫着：

北大清華的學子一路都是教育和體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軌跡，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鏈的底端。於是，大學成了掠奪政治資本的地方。我曾經旁觀過學校的幹部們做事……他們毫無障礙地接受學校給予的一切價值觀，自詡主流……他們青出於藍地運用官場技巧與規則，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有時，我看著他們滔滔不絕地在課堂、在會場說些「主流價值觀」的話，心想：「他們真相信這些，真可怕。」過了一會兒，又打了個寒戰：「他們其實並不相信這些，那就更可怕了。」我的同學們，我的精英同學們，以後必然會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學術圈或者官僚體系的主要組成部份，手握生殺大權。空氣中有種緊張的成份，未來藏著某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東西。」

這就是今天的北大清華。

胡錦濤在清華百年大會上說，寄望學生「正確處理個人、集體、社會關係」，「保持個性，彰顯本色。」但實際情況是，中共建政後已丟棄以前的清華精神，培養出來的學生永遠只是黨官，而不能成為「保持個性，彰顯本色」的獨立的個人。

甚麼是清華精神？在清華園立有一塊紀念碑，上面端書「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這是紀念清末民初大學者王國維而建的。一九二五年，王國維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一起，培養了整整一代國學研究家。二七年夏，王國維感於「世變」，決定結束自己生命，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二九年夏，清華國學院師生為紀念這位傑出學者，募款修造了這紀念碑，碑文由陳寅恪教授撰寫，語意深長，陳寅恪其後認為這是最も能代表他治學思想之作。其詞曰：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其後解釋他寫的「俗諦」，是當年被奉為圭臬的三民主義。而「三光」，則是指日月星。

一九五三年，陳寅恪一位學生，奉中央之命南下廣州，勸陳寅恪北上出任擬建立的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長一職，陳修書婉辭，並解釋當年寫王國維紀念碑文，是認為必須脫掉「俗諦（三民主義）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因此，他提出若要他當中古研究所所長，他的條件就是「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這時他的「俗諦」顯然是馬列主義也。他認為他提出的條件，中共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因此還是讓他留在廣州安靜治學好了。

一旦對所有以生死力爭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知識分子，都扼殺打壓盡，丟棄了這個立下碑文的清華精神，不會培養出獨立自由的學者精英，只會不斷產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未來官僚。

沒有比獨立人格更重要了

一九六八年初，捷共領袖杜布切克推行自由化政策，一度出現布拉格之春的活躍局面。腦外科專家托馬斯一晚與朋友喝酒時隨興講了希臘神話中伊迪帕斯（Oedipus）的故事：伊迪帕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殺了父親，娶了母親，當他知道真相後，他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作為對自己罪行的懲罰。托馬斯說，當斯大林實行大規模整肅運動時，蘇共當今領導是參與或至少目睹的，捷共更把這種做法推行到捷克，如果共產黨人對自己曾經參與或目睹的惡行有一點人性感覺的話，他們也應該把自己的眼珠子挖出來。在座朋友很欣賞托馬斯的意見，鼓勵他寫成文章。托馬斯既忙於做手術，又忙於在女人堆打滾，不過他隨手就寫了，也拿給了雜誌社。編輯非常欣賞。但文章還沒有印出來，蘇聯的坦克就開進布拉格，杜布切克被捕，也結束了布拉格之春。托馬斯與妻子流亡到瑞士，後回流捷克，到原來的醫院要求復職。醫院的行政領導對他說，歡迎他回來，只需辦一個小小的手續，就是在一封信上簽個名，這封信說他出於無知而寫了「伊迪帕斯」這篇短文，他的意思不是要共產黨人把眼珠子挖出來，他願意撤回這篇文章。醫院

領導說：「寫文章不是你的專業，撤回這篇登不出來的文章，對你有甚麼損失？何況這封信只作存檔用，不會發表。」托馬斯沒有反應。領導問：「這篇文章對一個外科醫生，有甚麼重要意義？」托馬斯面無表情地說：「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其後內政部官員來找托馬斯，提出較溫和的要求，但仍是要他在撤回文章的信上簽名。托馬斯當面把信稿揉成一團，送客。下一個鏡頭，這位著名腦外科專家，轉行去做抹窗工人。

這是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其中一個情節，小說二十多年前拍成電影，香港取名《布拉格之戀》。最近筆者在電影頻道重看，深有感慨。小說寫了很多生命中的「輕」，其中之一就是上述情節，涉及的是要求一個醫生簽名表示撤回偶然寫的文章，而不簽的代價就是從備受尊敬的腦外科專家變成抹窗工人。值得嗎？從經濟價值判斷，或從個人一生從事的專業來衡量，答案都太明顯。為甚麼托馬斯覺得不能簽這個名「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呢？

因為他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他可以否定、而且應該有勇氣否定自己過去的錯誤認識，或否定自己認為做錯的事，但絕不可以否定自己沒有做錯的事。「伊迪帕斯」雖是他的隨興感想，卻出自他的真正想法，並由他的獨立意志作出寫成文章的行為。能否刊出，對一個外科醫生來說無關緊要，但要在一封信上簽名把文章撤回，就意味着要他

否定自己的獨立意志，如果他這麼做了，他會一輩子看不起自己。作為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簽一封否定自己的信去繼續當外科專家，所獲得的是當權者拋出的肉骨頭，而不簽這信去當抹窗工人，所獲得的報酬則心安理得。從這個意義上，托馬斯認為沒有比這更重要了。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簽一個名）的輕」。

對於大部份聰明的香港人來說，托馬斯的行為簡直不可思議。對於天生就要找有權有錢的勢力依靠的人，否定自己一貫價值觀這種事無須領導人提出，自己早就自動「識做」了。梁愛詩說，若外籍法官不愛（中）國，大可以不當法官。對她和她這類人，獨立人格不值一分錢。而法官如果沒有獨立人格，還能維持公正獨立的司法嗎？沒有獨立司法，法治也就會成為「中國法治」了。

一位在小型進出口公司工作的年輕人對筆者說，她老闆拿一疊「反佔中」表格要僱員簽署，幾乎所有同事都簽了，她問筆者該怎麼辦。筆者跟她講了托馬斯的故事。她說她會誠實告訴老闆，她不想簽。她未必會被解僱，但在公司的地位會受影響。

有人拿錢遊行；有人拿錢代發傳單；有人在接近中共最高權力層之後無比亢奮，胡言亂語。建制的高牆是由權力和利益築成的，因而許多人在簽名時說不出「佔中」是啥意思，有人把「反佔中」說成「反中央」，他們雖有生命卻沒有自己的獨立意志，言不由衷，因而不是完整的生命。正如電影《逆權大狀》中說，堆砌起高牆的石頭會粉碎，

但以卵擊石的卵卻是生命。在今天，高牆以摧枯拉朽之勢向生命壓來，真正尊重生命的人，沒有比堅守獨立人格更重要了。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